

关于词曲研究的通信（续完）

吴 梅 夏承焘 作
吴 无 闻 注释

（八）夏承焘致吴梅

（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三日）

瞿安先生著席：

曩承八月十日手教，赐诲精详，极感雅谊。比惟道履安胜为颂。顷阅最近《东方杂志》载唐兰《白石道人歌曲考》一篇，复有数事请益者：

唐君以姜谱与《词源》、《事林广记》相校，认得ㄣ为尖一，ㄨ为尖上，ㄣ为尖尺，ㄣ为尖工，ㄣ为尖凡，谓姜谱作ㄣ，同《词源》、《事林广记》之作ㄣ。如尖一《词源》作ㄣ，《事林广记》作ㄣ，姜谱则作ㄣ。又云：尖一即下一，以下五《事林广记》称尖五可证。又以为为小住，ㄣ为大住。（谓《词源》大凡人乃大住之误，人即ㄣ之形误。）ソ为掣，ㄣ为折，（皆同《词源》）丁为打，フ为反，ノ为拽（三字唐君创说，谓丁为打省，フ为反省，ノ为拽省。说文：丁，拽也。）亦犹ㄣ为折旁斤省。

用思甚新，似足补啸山诸人所未及。惟末段云：“近人皆言白石词谱无拍不可歌，殊不知宋曲谱不必画拍，以一句为一拍也。白石《徵招》叙曰：“旧曲正宫《齐天乐慢》前两拍是徵调，故足成之。”今依其说寻之，《徵招》首二句曰：“潮回却过西陵浦，扁舟仅容居士。”与《齐天乐》首二句“庾郎先自吟愁赋，凄凄更闻私语”全同，则知两拍者特两句耳。又《词源》《拍眼》篇云：“大曲《降黄龙花十六》当用十六拍”，此谓一曲前后用十六拍也。又云：“前袞中袞六字一拍，煞袞则三字一拍。”此则皆谓一句用字多少也。其余令、引、破、近之别，官拍、艳拍、大头、叠头之分，名目虽繁，然以句为拍，固可无疑。正如北曲之散拍，南曲之引子，此南北曲所有者，即宋时小唱之法所遗留者矣。

今案《拍眼》篇论慢曲，谓“拍有前九后十一，内有四艳拍。”是慢曲二十拍，除去四艳拍，得十六拍，依唐说每拍一句，则宋人慢曲皆以二十句或十六句为定式矣。今存慢词何尝尽尔。

又：《词源》谓引、近六均拍。考查今存《郭郎儿近》、《隔浦莲近》等及名引名近之词，每片皆不止六句。《词源》谓“大曲《降黄龙花十六》当用十六拍。”《碧鸡漫志》谓《越调兰陵王》前后十六拍，皆未尝明言即十六句廿四拍。唐君据姜词孤证，即断定宋词以句为拍，似于《词源》尚未详参。此与先生曩者赐书论姜词失拍之说不合，且关系宋词唱法甚大，望有以发我蒙也。

又：唐君以夕为折字，按之姜谱与《越九歌》折字皆作进退格者皆不合，以ㄅ为大住，以句法论，亦嫌未安，并乞一决从违。系仰日久，未得奉手。临书不尽一一，敬承著安不次。

又：先生识唐君否？江右蔡桢君于姜谱有何专著，亦请示及。

(九) 夏承焘致吴梅

(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九日)

瞿安先生道席：

曩奉一书，计承察及。唐君引白石《徵招》序，谓宋词以一句为一拍，初以其不合《词源》为疑。顷间杂览得数事，似足为唐说之补证者，请举以求教：

(一)《破阵子》又名《十拍子》，全词恰十句。

(二)《碧鸡漫志》(四卷一页)谓“今《越调兰陵王》凡三段二十四拍。”今《清真集》《越调兰陵王》正三段二十四句。《词谱》分为二十八句，盖连词中“隋堤上”、“长亭路”二小句及“谁惜”、“凄恻”二句中韵而言。

唐宋词调，今可考见拍数者，若《六么》、《花十八》前后十八拍，又四花拍，共二十二拍；《文叙子》有十拍；《长命女令》前七拍后九拍；皆见《碧鸡漫志》。《降黄龙花十六》^①，见《词源》，惜皆不传。传者惟前举二调最显著。唐君如能见此，足为其说张目。惟与《词源》《拍眼》节所说，终不尽合，先生神悟，当有以见诒也。

注释

①〔《降黄龙花十六》〕张炎《词源》《拍眼》篇，“如大曲降黄龙花十六，当用十六拍。”王国维《宋大曲考》云：“大曲之遍数中，有注花十八花十六者。”王灼谓：“花十八，前后十八拍，又四花拍，共二十二拍。乐家者流所谓花拍，盖非其正也。”张炎谓“大曲降黄龙花十六，当用十六拍，或不并花拍计之。”按以王灼语推之，花十六之十六拍，当为官拍，若并花拍计之，则共有二十拍。

任中敏君解《词源》“引、近^①则用六均拍^②”为排句六拍，然按之“慢曲八均之拍”一语，则均字似不可作排句解，先生以为何如？

又：唐君认厂为打，フ为反，厂为拽，被诸管笛，不知能否成腔？兹录唐君所译一词，乞为决此疑。此词乐大问题，海内解人，惟一先生，尚不厌为屡渎乎？

《词源》《讴曲要旨》“折拽悠悠带汉音”句“汉音”二字，郑氏《鬲律》无达诂，亦乞明教。

临书不尽一一，敬承道安不次。

（十）吴梅致夏承焘

（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）

瞿禅先生撰席：

得本月三日、十九日两手示，承询唐君论白石旁谱各条，弟何足以辱明问，行篋无书，姑就管窥，略疏于下：

（一）尖声各字，校《广记》^③中管色指法一图相合，惟弓当云尖勾，不当与夕并作尖尺，（指法图中无弓字，但有夕）至尖一即下一，以《广记》下五作尖五为证，此是唐君误处。试思四清声中，

注释

①〔引近〕按词体之成立，令最先，引、近次之，慢曲再次之。宋虞廷《乐府余论》云：“诗之余，先有小令，其后以小令微引而长之，于是乎有《阳关引》、《千秋岁引》、《江城梅花引》之类。又谓之近，如《诉衷情近》、《祝英台近》之类，以音调相近，从而引之也。”

②〔六均拍〕郑文焯《词源鬲律》云：“六均者，六字一拍，八均者，八字一拍。沈义父云：“词腔谓之均，均即韵也。”

③〔广记〕当指《事林广记》一书。下同。

人人知为六下五五高五四字，按《广记》明言尖五夹钟清声，未尝以ス下五作尖五也。大小住^①及打反拽^②确精当，足补啸山诸人所未及。（下缺）

（十一）夏承焘致吴梅

（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六日）

瞿安先生道席：

奉廿六日手教，至感雅谊。以勺为尖勾尖一为高一尖五为高五，匡唐君之误，允为确当。谓姜谱有节拍流拍，引陈暘乐书及南北曲歌法为证，尤甚明晰。焘按《事林广记》《遏云要诀》记唱赚^③之拍云：“入赚头一字当一拍。”又云：“尾声总十二拍，第一句四拍，第二句五拍，第三句三拍煞，此一定不踰之法。”当时唱赚之法如此，则歌慢词当亦相差不远，合之《词源》记大曲《降黄龙花十六》及来教所考以诘唐君一句一拍之说，其不可信已炯无疑义矣。惟犹有二事，承焘未能释然者：

（一）先生以有节拍流拍解《兰陵王》、《破阵子》之疑，

注释

- ①〔大小住〕指大住、小住。《事林广记》载《遏云要诀》，论唱赚之唱法：“顿与住、乃声之延长及顿挫处。因其经时之程度不等，故有大顿、小顿、大住、小住之分。经时之程度，可以当字之多寡定之。”沈存中云：“一教一住当一字，一大住当二字，小住当一字。”
- ②〔打反拽〕乃音谱板眼中之专门语。任二北云：大概打以言拍之动作，反拽言音之状态，反乃音之速者，拽乃音之迟者。
- ③〔唱赚〕宋代说唱艺术之一。南宋耐得翁《都城纪胜》，“唱赚在京师日有缠令、缠达。”元代《事林广记》载有《圆里圆赚》，近人王国维认为即是宋人所作赚词。

是《词源》论慢曲所谓“前九后十一内有四艳拍^①”者，当以节拍、底拍合计，故慢词不必皆二十句，然越调《兰陵王》廿四拍二十四句，《破阵子》十拍十句，何以止计底拍，与前者异。此疑不破，则《词源》与王灼《碧鸡漫志》终不能相通。晚生假定一说，以为宋词拍眼，不但引、近、慢、曲、三台序子^②各种词体有各种不同之拍，即同为慢词，其拍亦各首不同，有止具底拍者，有兼有节拍者，故越调《兰陵王》《破阵子》之拍，与《词源》所记不同。《词源》所载，殆指普通者，不能尽宋词之各体，于其论拍号、小住不同白石旁谱可知也。此说无明据，特周旋《碧鸡漫志》与《词源》之间为此调停之论，先生以为何如？

(二)姜谱既备大小住打拽反折^③诸音谱，何以独于拍号而

注释

①〔艳拍〕沈义父云，“词腔谓之均，均即韵也。今观引、近词多六均，慢词多八均可知。每均两拍为常式，有时一韵二拍之前，更增一拍或数拍，是为艳拍。（见所撰《词调之研究》一文。）郑文焯《词源鬪律》：“官拍惟大曲、法曲纯用之，艳拍则可施之慢曲，引近。所谓拍有前九后十一，内有四艳拍，盖亦类花拍而用有别。”任二北云，“花艳二拍，同为官拍以外之辅拍，犹昆腔中正板以外之赠板。”

②〔引近、慢曲、三台、序子〕近人任二北谓“宋词体类共有九种，纯粹属词者五，兼合古今之曲体者四，由短以及长，则一曰令、二曰引近、三曰慢曲、四曰三台、五曰序子，皆纯粹词体也。六曰法曲，七曰大曲，上继隋唐之曲体者也，八曰缠令，九曰诸宫调，下开金元之曲体者也。”

③〔大小住打拽反折〕大小住已见上函注。按张炎《词源》《音谱》篇有谓“慢曲不过百余字，中间抑扬高下，丁抗掣拽，有大顿小顿大住小住打拽等字”任二北云，“丁抗掣拽者，与抑扬高下语性相同，皆陈相对之义，即丁之反面为抗，而掣之反面为拽也。惟此四字，与下文之顿住撞打，及此外之敲反折，共十一字，实皆音谱拍眼中之专门语。大概打敲撞三字，以言拍之动作。其余八字，皆以言音之状态。”

遗之？若云后人追写脱落，何以王骥德《曲律》载《乐府混成集》残谱亦无拍号？岂宋人词谱本无所用其拍号耶？并以承教于先生（姜谱之力或作为即《词源》之小住力无疑。《词源》谓“大顿小住当韵住。”今案姜词《淡黄柳》“寂字。”《暗香》“国”字，《疎影》“北”字，是当韵住。其《扬州慢》“昏”字，《淡黄柳》“单”字，则不但非韵，且非句脚。）望先生终有以发其蒙也。

《事林广记》《遏云要诀》，承焘见《宋元戏曲史》引，原书何处可求，并乞示及。临书不尽系仰，肃颂著安！

（十二）吴梅致夏承焘

（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五日）

履禅尊兄先生道鉴：

前承惠书，至昨日始达。弟出门后，家中仅妇孺，遂有此误。顷又奉第二书，备悉种切。白石旁谱指法一层，殊难臆论。诚如尊论，唐立厂^①云フ为折，ㄣ为反，ノ为拽，丁为打ソ为掣力为小住可为大住，按之字形，似皆可通。细绎姜词，尚多抵牾。吾兄所举《扬州慢》、《玉梅令》、《鬲溪梅令》、《霓裳中序》等，确有不可通处。弟意凡ソ字用处，若在起调、毕曲，止可作底拍看，不当作掣字解，则《玉梅令》、《鬲溪梅令》、《霓裳中序》诸调可以解决，而顿住韵住之说，仍是怀疑。至折字用法，前弟与兄言过，如南北曲之漱腔，此腔简书时如上尺上作上。即姜谱九歌中折也。若细书上尺上，则又如フフ等矣。揆诸度声，亦无大变。先生明达，不识以为然否？所难订定者，为フフ二字耳。

注释

^①〔唐立厂〕名兰，嘉兴人。撰《白石道人歌曲旁谱考》。

愚意译定姜谱，似以但书工尺不书指法为是。而以指法中种种不可通处，备载于后，则既非武断，又深合古人阙疑之理。大雅又以为何如？尊作写定，乞惠赐数册，为枕中鸿宝^②。海内治此学者殊不多见，弟向与大鹤，夔笙言之，亦不得要领。大作立基已固，所难定者，惟在指法，此固无如何者也。辱承明问，不足仰答雅意，深自惭恧耳。弟廿年奔走，筋力渐衰，颇思戢景家园，整理旧稿，湖上之约，秋以为期可也。手复，即请著安。小弟吴梅顿启二月二十五日

赐示乞寄南京大石桥厚福里五号敝寓，如寄校中，容易遗失。

(十三) 夏承焘致吴梅

(一九三七年 月 日)

瞿安先生道席：

奉片计承察及。关于白石歌曲旁谱，另有一事乞教者，许守白先生近出《中国音乐小史》一书，有云：

或谓白石旁谱，皆属一字一音，宋人唱词之法，当是如此。愚细绎之而疑不尽然也。尝考白石历史，素以通雅乐名，著有《大乐议》，宁宗庆元中上书乞正雅乐，其歌曲冠以所作《越九歌》十篇，每字旁注黄钟律吕等字，附所作词，注工尺简字，均是雅乐唱法，含有矫正时俗之意味，似非宋燕乐之唱法也。白石旁谱所注，疑用琴曲歌辞法，故为一字一音者。琴曲歌辞，晋、唐皆有之，宋初词亦有协琴曲者，如宋王辟之《澠水燕谈录》，谓东坡《醉翁吟》，崔闲以琴谱其声，遂为琴中绝妙是也。白石旁谱，当是有意矫俗而非随俗者，似不用宋燕乐法也。

词为琴声，近人刘凤叔曾有此说。凤叔谓“词为琴声，一字

注释

①〔枕中鸿宝〕《汉书》载：淮南王安有枕中鸿宝秘书。注：“师古曰，鸿宝苑秘书，并道术篇名，藏在枕中，言常存录之不漏泄也。”

一音，惟前后节用两合音。曲为笛声，一字或八九音，以其声之曲折也，故曰曲。”刘子庚尝叹为真知音者。今按宋人以洞箫、笛、哑筚栗、角和词，明见白石《角招》、《莺声绕红楼》、《凄凉犯》词序，谓用琴音似嫌未确。考白石论大乐，实反对一字一音。《宋史》载白石大乐曰：“乐曲知以七律为一调，而未知度曲之义；知以一律配一字，而未知永言之旨。”方仰松《词麈》谓此数语乃辟元丰间杨杰论大乐主“节其繁声以一律歌一言”之说，是白石论乐，乃不以一字一律为然者。

宋人歌词之必非一字一音，观刘贡父诗话所谓“近世乐府为繁声加重叠，谓之缠声，促数尤甚，固不容一唱三叹也。”数语可知。

元丰三年，杨杰论大乐之失曰：“今歌者或咏一言，而滥及数律，或章句已阙而乐声未终，所谓乐不永言也”数语，北宋大乐尚如此，南宋燕乐可知。杨杰主“节其繁声，以一声歌一言”，具见《宋史》。白石谱一字一音，欲以雅乐歌法矫俗乐，或即从杰之说。其《大乐议》所谓“知以七律为一调，而未知度曲之义；知以一律配一字，而未知永言之旨。”正用杨语可见也。《词麈》

（二）谓白石二语辟杨说似非。

许公复列其平生，发兹妙解，允足定千载之疑矣。惟谓姜谱用琴曲引辞法，则窃疑为未妥。其云前后节用两合音，既误认谱中沓字之拍号为工尺，周济《词调选隽序》亦谓姜谱皆一字一音，其有曼声，亦两音而止，同误。至《越九歌》及自度曲之不用琴曲歌法，即据白石集亦可考得数证：

（一）《越九歌》折字法“簾笛有折字，金石弦匏无折字，取同声字代之。”是《越九歌》有折字是用簾笛，而非弦音也。

（二）《徵招》“再三推寻唐谱并琴弦法……然无清声，只可施之琴瑟，难入燕乐，故燕乐阙徵调。”《越九歌》及《词谱》皆用清声曲，是不可入琴瑟也。

(三)《凄凉犯》“琴有凄凉调，假以为名。”云假以为名，
则非琴曲可知。

(四)《湘月》“予度此曲，即《念奴娇》之鬲指声也，于
双调中吹之。”云吹，知必箫管。

(五)《角招》“予每自度曲，吟洞箫。”

(六)《凄凉犯》“予归行都，以此曲示国工田正德，以哑
觥栗角吹之，其韵极美。”

凡此皆明言为管声，而非琴声，刘、许二公似未注意。许书
八十六页谓姜谱笔划稍多者疑不止一字，即如今日曲谱以数工尺
唱一字也。此与前说矛盾，亦失检点。先生以为何如？闻许公在
北大讲古乐学有年，此或其早日主张。先生能转致拙见，一询其
近来议论耶？许公全书深入浅出，不尽倾佩。琐节献疑，亦由响
往之诚，并祈代致此意为荷。唐兰君字立厂，近自辽宁入北平治
龟甲文甚勤。月前芜函所论有当否？便中亦乞赐诲。临书不尽盼
禱，敬承著安不次。

(十四) 夏承焘致吴梅

(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九日)

瞿安先生史席：

曩奉一缄，质许守白先生论姜词数事，未承示复，至为企望。
在杭晤陈黼玄君，知尊藏秘本度商务印书馆者，皆罹沪劫^①，学
林大厄，曷胜慨叹！兹有启者：晚生曩于梦窗词妄成年谱后笺二种，
自顾赧然，不敢示人。近日沪上词友谋刻彊村老定本吴词，榆生

注释

①〔沪劫〕指抗日战争期间，日寇侵入上海，闸北大火，商务印书馆被焚。

兄询及拙稿，方欲付邮，今晚接唐圭璋君书，知先生早有吴词校笺本，为之惊喜。先生声家南董^①，定多发人所未发，何不与朱笺并刻集后，衣被词人耶？拙稿二种，由榆生兄奉政，挂漏纰缪，计不满大方一笑。倘承不靳赐教，是正一一，并开大著眉目，俾快所未闻，尤感荷无量矣。晚生假中拟留敝校度暑，如承教札，乞迳寄杭州。

（十五）夏承焘致吴梅

（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日）

瞿安先生席前：

暑间奉拙作旁谱辨一册，计承察及。文中疏谬不少，旁谱表又多讹字，如勾作ム与合混，凡作リ与掣混等，校对皆偶失察，幸先生督教之。兹复有一事就正者：宋词至元代何时始不可歌？此问题苦无明文可稽。玉田《词源》、《讴曲旨要》载歌法甚详，知当时此学尚未失坠。又王恽《秋涧乐府》记歌词之例甚多，如云：“赋某调以歌之”，云：“发声自歌”，“放歌数阙”，《鹧鸪天》题云：“制《鹧鸪天》付乐妓李兰英歌以侑觞”，亦足证元初尚行此学。秋涧以后各词集便少此等题目。惟秋涧集中有《黑漆弩》、《平湖乐》、《绛都春》、《乐府合欢曲》四调，皆是元曲。其《黑漆弩》题云：“词虽佳而曲名似未雅，倚其声歌之。”又一首题云：“曲山（人名）亦作言怀一词，遂继韵戏赠。”《绛都春》题云：“仍以乐府《绛都春》歌之。”似秋涧实以歌词法歌曲，其称曲为词，或由不知此是曲体，故嫌《黑漆弩》调名未

注释

^①〔南董〕春秋时南史氏与董狐皆良史。

雅，又《南乡子》题云：“和干臣乐府《南乡子》南乐言怀”，以《南乡子》为南乐，似当时指词而言，以别于曲之北乐。据此，则元曲初起，实即用宋词唱法。故前人有以宋词为大乐，据此，则宋词唱法，至元蜕化为曲。可云蜕化，不可言失坠也。元曲歌法，至今失考。依此推之，仿佛可见其大略同《词源》所载矣。惟晚生曩作姜词鞞律，于《满江红》词下采先生之说，定词曲歌法有悬殊之一点相矛盾。是否元曲前后唱法有异，抑鄙说二者必有一谬。倘承指诲，不胜感荷。附奉宣楮一张，乞书大什，以当瞻对。无厌之请，并祈鉴其响往不以为渎冒也。

（十六）吴梅致夏承焘

（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三日）

耀禅吾兄道鉴：

惠书及鞞律初稿俱至。尊论词谱融字法，极是极是。初稿中徵及鄙说，并谓旧腔定声当作音谱解，尤徵圆满。因忆及数条，可为词守旧谱之证者如下：

（一）白石《霓裳中序》题一则云：“因得其祠神之，曲曰《黄帝盐》、《苏合香》”。二则云：“得商调霓裳十八调，而总之皆虚谱无词。”又云：“予不暇尽作，作中序一阙传世。”是以白石词第四卷止中序一首有谱，他词皆无，可知此谱即从乐工故书中得之，而实以新词。后人再作中序，即歌此谱，更无疑义也。

（一）修内司所刻《乐府混成集》至明尚存一册，见王骥德《曲律》卷四。王云：“《正林钟商》一调所载词至二百余阙，皆平生所未见。中如《娟声》一调，有谱无词。《小品》一调，词谱俱全。”是又可知宋人先制谱调，后实词句，故二百余阙中，无词者颇多，正待文人作词也。

(一)草窗^①《解语花》题云：“羽调解语花音韵婉丽，有谱而忘其辞，……倚声成句。”此亦是证先谱后词之意。

以上三则似可采取，为前此鄙说所未及者，寄奉教正。至吾兄云：“元曲初起，实仍用宋词歌法，”此说弟亦以为然。而“实仍用”三字未妥，何也？试观董解元《西厢》所用诸牌，如《醉落魄》、《哨徯》、《点绛唇》等等，句法与宋词无异，或用宋谱接歌，亦未可定。但往往有缠令^②二字，则必非默守旧谱可知。若云：间仍用宋词歌法，则较无语病矣。惜董词今亦无谱，大成谱^③采录董词皆备，一一制谱，实皆庄邸门客^④杜撰，不足凭也。宣纸一幅，亦由舍间转到，当遵命录旧作求正。弟今岁本拟就申事，此间主任见留，仍居白下敝寓大石桥十四号。他日赐函，可径寄寓中也。西湖十二年不至矣，颇思一游，当期之明年耳。手复，即请著安。弟梅顿首十月十三

秋涧^⑤南乐言怀，盖去北谱一凡两音也。今《南乡子》不列南北词中，无可考。

注释

①〔草窗〕宋周密号，字公谨，又号弁阳啸翁。

②〔缠令〕北宋说唱艺术的一种。缠令的词，今已无存。金董解元《西厢记》中，尚有《醉落魄缠令》、《点绛唇缠令》等名称。

③〔大成谱〕《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》的简称。清乾隆帝命庄亲王允禄编纂《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》，周祥钰、邹金生等人分任其事。成书于乾隆十一年（一七四六年）。八十二卷。收南曲、北曲共二千零九十四个曲牌，连同变体共四千四百六十六个曲调。此外尚有北曲套曲一百八十五套，南北合套三十六套。详举各种体式，分别正字，衬字，注明工尺、板眼。其中收有唐宋诗词、诸宫调、元曲、元明散曲、以及明清传奇的曲调，是研究南北曲音乐最丰富的参考资料。

④〔庄邸门客〕似指庄亲王门下的周祥钰、邹金生等人。

⑤〔秋涧〕元王恽号，字仲谋，有《秋涧集》一百卷。

(十七) 夏承焘致吴梅

(一九三七年十月 日)

瞿安先生道席：

接十三日手教，开示一一，快感无量。

词守旧谱，得公论定，可无疑义。尊函三证，益详畅矣。尚有一事请益者：晚生旧校白石《满江红》，既臆定词曲歌法悬殊，一用旧调而可融字声，一随字音而移音节。今读《秋涧乐府》，又据以定元曲初起间用宋词歌法，自疑二说相径庭，终难置信。如元曲歌法初同宋词，何以至后一反宋词？此其间过程如何，苦未得显证。且世皆言词乐失坠于元明，若设谰说^①而可信，则词乐实蜕化为元曲，而非失坠矣。此其究竟何似，亦治词曲者所不当忽。先生神识高见，当再有以见诲。天下能发此覆者，惟有先生，幸乞勿厌其屡渎而有所靳也。盼祷盼祷。惠书大作，昨已拜登，如获拱璧，铭感千万。肃谢，并颂著安。

(十八) 吴梅致夏承焘

(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六日)

臞禅先生大鉴：

惠书奉悉。承询词乐蜕化为曲，此本自然之理，但旧籍皆不载蜕化之迹。弟前读董西厢，略有所悟，愿呈酌择焉。董词所用《哨徧》、《醉落魄》，《点绛唇》等等，固与词同；即创调如

注释

①〔谰说〕犹妄言。谰，音于。

《文序子》、《倬倬威》、《甘草子》等（备载《燕乐考原》），亦概用双叠，与词无异；亦间有三叠者（词亦有《秋宵吟》、《瑞龙吟》等），与元人套剧之单用前叠迥然不同，此足证歌法与词不甚相远也。又南北词中，如《浪淘沙》、《风入松》二谱，较普通唱法大异，其声低咽幽怨，与昆腔绝不相类。弟尝谓宋词谱之存于今者，或仅余此二调。他若南词中借作引子者，皆非词腔，可勿论也。总此二端，是词曲递嬗之迹，虽不甚可考，而尚留一二支为后人研讨之地，或可佐足下一篑也。又大成九宫谱^①所载董牌，无一不备。其订注旁谱，固出于庄邸上客之手，未必旧谱如斯。但细按声节，亦有与元词不同处，故次仲^②以董词为原曲之先河，每调备列各宫者，良有以也。惟词曲过程如何，实无书可证，此则有负下问之盛意尔。词刊所载东塾^③白石词谱，实无板眼，仅每句用底拍处注一板字而已。其圆围处是断句，非歌谱之中眼也。弟意第三期当申明此意，庶不致貽误来学。望兄转告榆生为托。姜词十七谱欲尽译行世，此盛业也。以上字配宫亦佳。但每调须通译过方妥。不嫌烦否？十二律七音似可不必注。专复，即请著安。弟吴梅顿首，十月廿六

鬲律初稿奉缴

注释

①〔大成九宫谱〕似指《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》。

②〔次仲〕凌廷堪字。

③〔东塾〕陈澧有《东塾集》。

(十九) 吴梅致夏承焘*

(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九日)

臞禅先生道席：

得四月三日惠书，备承存问，感篆莫名。弟自去岁十月，携眷浮湘，时以小儿适就湘黔局事，故以就养之名，实作避兵之计。匆匆半载，无善可言。吴门惟老姨太（坚不肯行，故嘱大儿奉侍）及大儿二人仍居旧第，近日来书，知老屋幸存，而衣服器皿，劫洗一空。旧藏书籍，亦有残缺，逐部整理，戛乎其难。幸未全付绛云^①，已出望外。万事达观，此心转安矣。远承垂问，更深铭佩。松岑^②先生在苏时曾一晤对，自弟移木渎，即无确音。雍如家弟曾居二十日，后以入鄂计决，始与分袂，渠又送我至舍，盛意可感。后闻挟策入都，不无惴惴。今读来书，心始释然。如有函去，望为弟代达区区也。圭璋^③仍在宜昌，渠《宋词纪事》已成，弟曾作一序寄去，尚无覆音。榆生近亦有书，又有玉阑干一词见示，知近况安谧也。兄避地计划，究定何方？雍如以沪上为宜，弟亦赞同此说。惟囊资如何，不可不计。海上赁屋不巨，而顶费竟有至千金者（舍弟仲培来信如是云）此非措大所能办。盍与榆生商之？手复，即颂著安，四月十九日弟吴梅顿启，儿孙随叩。

注释

①〔绛云〕清初常熟钱谦益藏书楼名。谦益早岁科名，交游满天下，尽得刘子威、钱功甫、杨五川、赵汝师四家书，更不惜重资购求古本孤本。晚年构绛云楼于拂水山庄，藏书七十三大柜，未几尽毁于火。论者谓绛云一炬，实为江左图书之一厄云。

②〔松岑〕金天翮字。苏州人。

③〔圭璋〕姓唐。曾辑印《全宋词》及《历代词话汇编》。

• 此信由湘潭寄浙江永嘉。